

插图版

石榴树上 结樱桃

李洱 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石榴树上结樱桃

李子涵
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石榴树上结樱桃 / 李洱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9

ISBN 978-7-5133-0376-7

I. ①石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71615号

石榴树上结樱桃

李洱 著

责任编辑: 徐蕙蕙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郑 岩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×1230 1/32

印 张: 7.5

字 数: 174千字

版 次: 2011年9月第一版 2011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376-7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自序

写一部乡土中国的小说，一直是我的梦想。当然是现在的乡土中国，而不是《边城》、《红旗谱》、《白鹿原》和《金光大道》里描述过的乡土中国。我说的是现在，是这个正在急剧变化，正在复杂的现实和语境中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。

一个人，只要不是瞎子，只要不是聋子，都会看到和听到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一系列“悲喜剧”。它们并不是发生在“别处”，它们也并不仅仅是“乡村故事”。你住在城市也好，住在乡村也好，只要你不是住在月亮上，那些“悲喜剧”都会极大地影响你的生活，你现在的和未来的生活，除非你认为自己没有未来。

二〇〇三年的四月，当我住在北京的乡下写这篇小说的时候，我从北京郊区的农民的脸上看到了中原农民的脸，又从中原农民的脸上看到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脸，虽然北京人的眼睛常常从曲折的胡同瞥向红墙顶上的琉璃，上海人的目光常常从浑浊的浦江瞥向大洋彼岸的女神。我知道，大河上下，长城内外，这样的脸其实无处不在。在整整一年的写作期间，这样的脸庞一直在我眼前闪现。我再次意识到了乡土中国的含义。

当然，我还没有简单到连“城乡差别”都看不出来的地步，

更何况是在“城乡差别”越来越大的今天：我不会只看到富人而看不到穷人——我还不至于如此糊涂，也不会只看到穷人而看不到富人——我也不至于如此偏激。但我理解那种因为内在的失衡而导致的普遍的怨恨。当生活在谎言的掩饰下进行着真实变革的时候，这种普遍的怨恨显得如此复杂暧昧，又如此意味深长。

石榴产自西域，由西汉的张骞带到东土，而西汉恰恰是我们民族国家形成的源头。樱桃产自东洋，何人何时将之带入中国已无可稽考，而在近代，正是因为日本，我们的民族国家意识才得以觉醒并空前高涨。经过漫长的时光，石榴与樱桃现已成为民间最常见的植物，它们丰硕的果实像经久不息的寓言，悬挂在庭院的枝头。我知道，民族国家的寓言和神话——当然是乡土背景下的寓言和神话，一直是中国作家关注的集点。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，构成这个寓言和神话的诸多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博弈和纠葛，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“悲喜剧”——就像“石榴树上结樱桃”，却需要我们耐心讲述，需要我们细加辨析。

为此我写下了一些故事、一些场景、一些状况，也写下了我的忧虑、警觉和艰难的诉求。我相信它在谎言和啼笑之外，但深于谎言，深于啼笑。

目 录

石榴树上结樱桃	1
【附录】	230
“华语图书传媒大奖”授奖词	
“华语图书传媒大奖”受奖词	

种上了麦子，那地就像刚剃过的头。青皮裸露，很新鲜，新鲜中又透着一种别扭。孔繁花的腰也有点别扭。主要是酸，酸中又带着那么一点麻，就跟刚坐完月子似的。有什么办法呢，虽说她是一村之长，但家里的农活还是非她莫属。她的男人张殿军，是倒插门来到官庄村的，眼下在深圳郊外的一家鞋厂打工，是技工，手下管了十来号人。殿军自称在那里“搞事业”。种麦子怎么能和“搞事业”相比呢？所以农忙时节殿军从不回家。去年殿军没有算好日子，早回来了一天，到地里干了半晌，回家就说痔疮犯了。几天前，繁花接到过他的电话。能主动往家打电话，说明他还知道自己有个家。繁花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她本来想说，村级选举又要开始了，想让他回来帮帮忙，拉拉选票，再写一份竞选演讲词。上次竞选的演讲词就是殿军写的。上高中的时候，殿军的作文就写得好，天边的一片火烧云，经他一写就变成了天上宫阙。好钢要用在刀刃上，现在就到了要用他的时候了。可是她还没有把话说出来，他就又提到了痔疮。他说厂里正赶一批货，要运往香港和台湾，不能马虎的，同志们都很忙，他也很忙，忙得痔疮都犯了，都流血了。“同志”两个字人家说的是广东话，听上去就像“童子鸡”。可

说到了“台湾”，人家又变成普通话了。他说，他是在为祖国统一大业添砖加瓦，再苦再累也心甘，还说“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，也有你的一半”。繁花恼了：“我那一半就算了，全归你。”

繁花恼的时候，殿军从来不恼。殿军提到了布谷鸟，问天空中是否有布谷鸟飞过，说梦中听到布谷鸟叫了。这个殿军，真是说梦话呢。布谷鸟是什么时候叫的？收麦子的时候。随后殿军又提到了“台独”分子，说他那里可以收看“海峡那边”的电视节目，一看到“台独”分子，他的肺都要气炸了。繁花说：“不就是吕秀莲那个老娘儿们吗，你一个大老爷儿们，堂堂的技工，还能让她给惹毛了？”殿军说：“行啊你，你也知道吕秀莲？不过，请你和全家人放心，搞台独绝没有好下场。”繁花说：“张殿军，你给我听着。你最好别回来，等我累死了，你再娶一个年轻的。”当中隔了几天，殿军还是屁颠屁颠地赶回来了。他脸上起了一层皮，眼角又添了几道皱纹，皱纹里满是沙土。怎么说呢，那张脸就像用过的旧纱布，一点不像是从山清水秀的南方回来的。他还戴了一顶鸭舌帽，一副墨镜，也就是官庄人说的蛤蟆镜。这天下午，当他拎着箱子走进院门的时候，女儿豆豆正在院子里和几只兔子玩儿。豆豆边玩边唱，唱的是奶奶教给她的儿谣：

颠倒话，话颠倒
石榴树上结樱桃
兔子枕着狗大腿
老鼠叨个花狸猫

豆豆对兔子说：“乖乖，枕着狗大腿睡觉吧。”说着就把莲

藕一般细嫩的胳膊伸了过去。这时候，殿军进到了院子里。豆豆今年才五岁，大半年没见到爸爸，都已经不敢认他了。他穿的是花格儿的西装，豆豆没把他当成“花狸猫”，已经算是高看他了。这会儿，殿军蹲下来，在西装口袋里掏啊掏的，掏出来一只橡皮筋，一只蝴蝶结，然后来了一句普通话：“女儿啊女儿，你比那花朵还娇艳，让爸爸亲亲。”

豆豆哇的一声哭了，立即鼓出来一个透明的鼻泡。殿军赶紧从包里掏出一只望远镜，往豆豆的脖子上挂。他还掏出一张照片让女儿看，照片上的他骑在骆驼上面，家里也有这张照片的。“你看，这是你爸爸，你爸爸就是我。”他指着骆驼，让豆豆猜那是什么。豆豆怯生生的，说是恐龙。殿军摇着一根指头，嘴里说 No, No。豆豆说是毛驴。殿军又 No 了一下。豆豆不知道 No 是什么玩意，咧着嘴巴又哭了起来。这时候岳父掀开门帘出来了。岳父咳嗽了一声，说：“豆豆，别怕，他不是坏蛋，他是你爸爸。”殿军赶紧站了起来，把墨镜摘了。老爷子走过来，一手摸着豆豆的头，一手去拎那只箱子，还摸了摸上面的轮子。“回来了，也不说一声，让繁花去车站接你。”老爷子说。殿军问老爷子身体怎么样，老爷子咳嗽了两声，说：“离死还早呢。”说着，老爷子突然提高嗓门，朝着房门喊了一声：“老太婆，殿军回来了，赶紧给殿军擀碗面条。”殿军弯腰问豆豆：“豆豆，你妈妈呢？”豆豆刚止住哭，泪汪汪的眼睛还盯着他手中的墨镜。老爷子替豆豆说了，说繁花去县城开会了。

县城远在溴水。溴水本是河流名字，《水经注》里都提到过的，百年前还是烟波浩淼，现在只剩下了一段窄窄的臭水沟。县城建在溴水两岸，所以这个县就叫溴水县，人们也就称县城为溴水。官庄村离乡政府所在地王寨村十里，从王寨村到溴水城二十里。晚上七点钟的时候，繁花还没有回来，手机也关

机了。殿军有点坐不住了，要到村口接她。老爷子脸上挂着霜，说：“接什么接？坐下。你大老远回来的，有理了，不敢用你。”殿军知道，老爷子一看见他就会生气。他有短处让人家抓住了。一般人家，如果生不出男孩，老人肯定会怨媳妇。这一家倒好，颠倒过来了，不怨女儿怨女婿了。殿军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就瞟着岳母。岳母瞪了一眼老爷子，把椅子往殿军的屁股下推了推，说：“殿军，还看你的电视。真不想看，就出去替我买包盐？”

岳母这是给他台阶下呢。殿军正要出去，听见了一阵声音，是车笛的声音，声音很脆，跟发电报似的。老爷子眉毛一挑：“回来了，坐着小轿车回来了。”果然是繁花回来了，是坐着北京现代回来的。司机下了车，又绕过来，替繁花拉开了车门。老爷子和司机打招呼的时候，繁花向司机摆了摆手，说了声再见。殿军跟着说了一句拜拜。繁花扭头看见了殿军，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，然后又回头交代司机，路上开慢一点。车开走以后，繁花把手中的包甩给了殿军：“没眼色，没一点眼色，想累死我不是？”

那包里装着她的妹妹繁荣给两位老人买的東西。繁荣在县城的报社工作，丈夫是县财政局的副局长，繁花就是妹夫派车送回来的。去年，村里有人顶风作案，老人死了没有火葬，而是偷偷埋了。上头查了下来，当场就宣布了，撤掉了繁花村支书的职务。是牛乡长来宣布的。那牛乡长平时见了繁花，都是哥呀妹呀的，可真到了事儿上，那就翻脸不认人了。那真是狗脸啊，说变就变了。要不是妹夫从中周旋，繁花的村委主任也要撤掉了。这会儿，等进了家门，繁花又把那个包从殿军手里拿了过来。那个“拿”里面有点“夺”的意思，是那种撒娇式的“夺”，还是那种使性子的“夺”。殿军空手站在院子里，双

手放在裆部，脸上还是那种讨好的笑。繁花扬了扬手中的包，对父亲说：“帽子，围巾，还有一条大中华。我妹夫孝敬您的。”然后他又把东西塞给了殿军：“接住呀，真想累死我呀。”殿军用双手捧住了，然后交给了岳父。老爷子拿出那条烟，撕开抽出了一包，又还给了殿军。繁花问殿军：“祖国统一了？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没听说？”殿军哈着腰说：“痔疮不流血了。”繁花又问：“听到布谷鸟叫了？”殿军抬头望了望天，又弯下了腰，说：“天上有个月亮。”小夫妻的对话，像接头暗号，像土匪黑话，两位老人都听迷糊了。老爷子说：“布谷鸟？早就死绝了，连根鸟毛都没有。也没有月亮啊？眼睛没问题吧殿军？”

上门女婿不好当啊。只要两位老人在家，殿军永远放不开手脚。这天上床以后殿军才放开，才有了点当家做主的意思。他上来就把繁花扒了个精光。繁花反倒有点放不开了，都不敢正眼看他了。当他急猴猴地骑到繁花身上的时候，繁军用胳膊肘顶着他，非要让他戴上“那个”。瞧瞧，繁花连避孕套都说不出口了。可是“那个”放在什么地方，殿军早就忘了。他让她找，她不愿找，说这是老爷们的事。他说：“你不是上环了吗？哦，你不是怕我在外面染上脏病吧？我可是有妻有女的人。我干净得很，不信你看。”繁花斜眼看了，脸埋进了他的肩窝，顺势在他的肩膀上咬了一口。繁花本想真咬呢，可牙齿刚抵住他的肉，她的心就软了，不是咬，是舔了。繁花突然发现殿军还戴着鸭舌帽。裤子都脱了，还戴着帽子，算怎么一回事。繁花就去摘他的帽子。这一摘就摘出了问题，殿军头顶的一撮头发没有了。

“头发呢？”她问。殿军装起了迷糊，问什么头发。繁花说：“头顶怎么光了？”殿军说：“说我呢？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它自己掉了，也就是咱们说的鬼剃头。”繁花就伸手去摸。什么鬼剃头啊，胡扯。鬼剃头的头皮是光的，连根绒毛都不剩，他的头

皮却有一层发茬，硬硬的，扎手。繁花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殿军这才说，他站在机器上修理一个东西，一不小心栽了下来，碰破了头皮，缝了两针。殿军还拍着脑袋，说：“已经长好了，骗你是狗。”说着，殿军就像狗那样一下子扑到了繁花身上。

在房事问题上，繁花也称得上巾帼不让须眉。她喜欢骑，不喜欢被骑。也就是说，她喜欢呆在上面，不喜欢呆在下面。有一次她听村里的医生宪玉说过，女人在床上要是比男人还能“搞”，那肯定是生女孩的命。好事不能让你全占了，又能“搞”又能生男孩，天底下哪有这等美事？啊？甘蔗哪有两头甜的？啊？所以说，女人再能“搞”，再想“搞”，也得忍着。一句话，一定要夹紧。宪玉啊宪玉，你这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嘛。早说啊，早说的话我就忍着点，现在什么都晚了，豆豆已经快上学了，忍也白忍了。想到这里，她心里有那么一点空，脑子里有那么一点迷糊，但身子却有那么一点放纵，是那种破罐子破摔的放纵。她来了一个鲤鱼翻身，就把殿军压到了身下。她的汁液都溅出来了，就像果汁。有一股味道从门缝飘了进来，她闻出来了，是烧香的的味道。嗨，母亲又烧上香了，又祈拜那送子观音了。有那么一会儿，繁花有些恍惚。那么多的汁液，能够孕育出多少孩子啊？可她只能让它白白流淌。恍惚之中，她听到了敲门声，好像那送子观音真的显灵了，亲自上门了。不过，事情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对头。据说送子观音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，而这会儿，那院门的锁环却被拍得哗啦啦直响，还喊呢：“我，是我，是我啊。”

繁花听出来了，那人是孟庆书，那是送子观音的天敌啊。繁花有一点恼怒，又有一点无奈。好事被庆书给搅了只是其一，繁花主要担心母亲有些受不了，因为好事一搅，母亲的香就算白烧了。殿军从被窝里伸出脑袋，喘着粗气，问：“谁，谁，他

妈的谁啊？”繁花说：“还能是谁，庆书，孟庆书。”孟庆书是个复员军人，在部队时入了党，现在是村里的治保委员，兼抓计划生育。以前殿军最喜欢和庆书开玩笑，称他为妇联主任，还故意把字句断开，说他是“专搞妇女，工作的”。庆书呢，不但不恼，还说自己最崇拜的人就是赵本山，因为赵本山在电视里演过男妇联主任，知道这一行的甘苦。这会儿，一听说来的是庆书，殿军咧开嘴就笑了，说：“他可真会挑时候。今天我就看不见他了，改天我请这个专搞妇女工作的喝酒。”繁花说：“庆书现在积极得很。快选举了嘛，人家已经有要求了，要求新班子成立以后，再给他多压些担子。”殿军笑了：“压担子？这词用得真好，很有水平，进步很快啊。”繁花说：“那得看他跟着谁干的。火车跑得快，全凭车头带。跟着我干上几年，蠢驴也能变成秀才。”繁花支起身，对着窗户喊道：“地震了，还是天塌了？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”庆书还是喊：“我，是我，是我呀。”繁花只好穿起了衣服。她还像哄孩子似的，拍了拍殿军的屁股，说：“乖乖别急，打发走了这催命鬼，我让你疯个够。”

外面黑灯瞎火的，那天空就像个巨大的锅盖扣在那里。月亮倒是有一个，可是被云彩给遮住了，基本上算是没有。有两个人影从黑暗中显现了出来。繁花首先闻到了一股香水的味道，比雪花膏清淡，有点像杏花的味道，还有点薄荷的味道。繁花上去就闻出来了，那是裴贞的味道。领他们进了做厨房用的东厢房，那人果然是就是裴贞，民办教师李尚义的老婆。裴贞和庆书的第二个老婆裴红梅是一个村的，还是本家。裴贞以前也是个民办教师，很有点知识女性的意思，天一暖和就穿上了花格裙子，天一冷就穿上了高领毛衣。这会儿她手里就打着毛衣，

不时地还穿上两针。繁花以为庆书和红梅打架了，平时喜欢充当“大姨子”的裴贞看不过去，把庆书押来说理的，就问红梅为什么没有来。庆书说红梅是条瞌睡虫，早就睡了。繁花又看了看庆书，庆书脸上并没有血道子，不像是刚打过架的样子。繁花拎起暖水瓶，问他们喝不喝水。他们说不喝，繁花就把暖水瓶放下了，动作很快，好像稍慢一步，他们就会改变主意似的。这时候，繁花听见母亲在院子里泼了一盆水，嘴里也不闲着：“半夜三更了，还鸡飞狗跳，什么世道啊。”繁花知道母亲那是在发无名火，赶紧把门掩上了。

繁花想，看来庆书是来打听会议的事的。庆书啊，你急什么急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需要你知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告诉你的嘛。繁花问：“那是怎么回事？裴贞，是尚义欺负你了？不像啊，尚义老师文质彬彬的，放屁都不出声的。”裴贞说：“他敢，有你给我撑腰，他敢。”繁花说：“是啊，还有庆书呢。庆书文武双全，收拾一个教书先生可是不在话下。”庆书说：“尚义对裴贞好着呢。”裴贞用鼻孔笑了，说：“再好也没有殿军对繁花好啊。我可看见过，繁花怀豆豆的时候，殿军每天都给繁花削苹果。”庆书说：“你也有福气啊，我可看见尚义给你嗑瓜子了，嗑一只又一只。文化人心细，比针尖都细，比麦芒都细。”这两个人深更半夜来了，当然不是为了苹果皮和瓜子皮，针尖和麦芒。繁花就问庆书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。庆书说：“先说个小事，令佩从号子里放出来了，剃了个光头。”

令佩是村里最有名的贼，小时候在溴水后街拜师学艺，学的就是掏包儿。他师傅把猪油加热，丢一个乒乓球下去，让他捏，什么时候捏出来就算出师了。那是童子功啊。他确实很有出息，他住的楼房就是他掏包儿掏起来的。半年前派出所人在庆书的协助下把他揪住了。庆书经常吹的“捉贼捉赃”，指的就是

这个。其实，他们是从被窝里把人家揪住的，那时候人家并没有“上班”。这会儿，繁花对庆书说：“改天咱们去看看他，给他送套锅碗瓢勺。组织上关怀关怀，送点温暖，还是应该的。”

庆书说：“狗改不了吃屎。他还能缺了吃的，缺了穿的？”繁花说：“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，不能一棍子打死。好，还有什么事？说吧。”庆书挠挠头皮，又揪揪耳垂，说：“有点情况。怎么说呢，这情况还真不好说。”繁花说：“有屁就放嘛。”庆书说：“情况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。你先听听裴贞怎么说吧。”裴贞好像没听见，头也不抬，继续打她的毛衣，小拇指翘得高高的，很有点兰花指的意思。庆书急了：“路上不是说好了嘛，事情由你来说，我来补充。支书需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嘛。”繁花先纠正了他，叫他别喊支书，要喊就喊繁花，不想喊繁花就喊村长。繁花把门关上了，对裴贞说：“说吧，又没有外人。”裴贞用竹针顶着下巴，咳嗽了一下，终于开口了。可她的话绕来绕去的，没有条理不说，还都是些废话，一点不像是教师出身的。裴贞从她家的猪说到了她家的肥料，又从肥料说到了厕所，再从厕所说到了擦屁股纸。说到擦屁股纸的时候，裴贞还很文雅地捂起了鼻子。这时候庆书已经抽完了第二根烟。他终于忍不住要亲自上阵了。庆书说：“支书，简单地说，就是李铁锁和裴贞两家共享了一个茅坑。为什么呢，因为李铁锁家的茅坑塌了，没钱修。然后，问题就出来了。”

但是一说到具体“问题”，庆书的嗓门就压低了，很神秘，好像谈的是军事机密。他的声音被动物的叫声给压住了。官庄村西边靠水，北边靠着丘陵，村里的副业主要是养殖。毛驴，山羊，兔子，这是地上跑的；鸭，鹅，这是水里游的；还有天上飞的呢，那是蜜蜂，鸽子、鹌鹑。用庆书的话来说就是，海陆空各兵种都齐了。庆书本人也算半个养殖户，不过他养的是



裴贞好像没听见，头也不抬，继续打她的毛衣，小拇指翘得高高的，很有点兰花指的意思。

鸚鵡，虎皮鸚鵡，不是來賣錢的，而是用來“調節腦神經”的。慶書說過，他有一隻鸚鵡會唱《打靶歸來》，一開口就是“日落西山紅霞飛，戰士打靶把營歸”。這會兒，很遠的地方，傳來了驢打噴嚏的聲音，很響亮。繁花知道那是村東頭李新橋一家喂的草驢，快生驢子了，有一種要生雜種的興奮。想到了雜種，繁花心頭一閃，莫非裴貞蹲坑的時候，讓鐵鎖給撞見了？還有什麼動作？或許是李鐵鎖的老婆雪娥蹲坑的時候，叫李尚義給撞見了？這種鳥事確實不太好說。

繁花喝了口水，穩住神，問了一句：“後來呢？”慶書這會兒干脆變成了假嗓，捏得細細的，哪像個行伍出身的，都快成娘兒們了。慶書說：“後來，裴貞就發現了貓膩，這貓膩就出在褲衩上。隔三差五的，女人的褲衩就會像那火燒雲。可起碼有兩個月了，鐵鎖老婆姚雪娥的褲衩都沒有火燒雲了。”繁花皺了皺眉頭，說：“什麼火燒雲水澆地的。你說的是月經帶吧？”慶書說：“對，就是那個。兩個月沒用了。”繁花身子往向一仰長喘了一口氣，然後又往前一探倒抽了一口氣：“你的意思是？”慶書又點了一根煙，慢慢吸了，說：“娘兒們的事，我不是很懂。大概就是那意思吧。”繁花又問：“你是說？”慶書說：“支書，我說的只是現象。本質呢，還得你親自去找。其實，這些本該裴貞來說的。大老爺兒們一說，好像就有些低級趣味，而我們共產黨人最反對的就是低級趣味。你說呢，裴貞？”裴貞好像沒聽見似的，拎着毛衣，對繁花說：“繁花，你看這袖口該不該多打一針。”

“你看着打吧。”繁花說。她都顧不上和裴貞客套了。什麼本質不本質的，他們的話外之音就是“本質”。繁花想，他們無非是要告訴我，雪娥肚子大了。裴貞遮遮掩掩還可以理解，慶書你是幹部，管的就是這個，吞吞吐吐的算怎麼回事嘛。繁花